

適園語錄  
穀齋經說  
水西會語

水西答問  
二谷讀書記  
惜陰書院緒言

白水質問





清江雜錄  
卷之二  
雜錄

清江雜錄  
卷之二  
雜錄

清江雜錄  
卷之二  
雜錄

15023

212  
7

適  
園  
語  
錄

陸樹聲

10023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適園語錄（及其他六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稗乘本影印  
初編各叢書僅有  
此本

適園語錄

陸樹聲撰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于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青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真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少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

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臨海金一所貴亨仙居應容菴大猷二人以道義  
相交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  
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家  
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  
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  
每誦其言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  
得失止于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  
失關一時之亨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  
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  
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  
忌太潔耶故楊誠齋有言聲利之場輕就者固  
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  
所恕朱元晦是也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  
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  
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闔下  
入嘆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  
蓋家世薰蒸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然觀其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稱士大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爲向背處一人之身而變態不常如翻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

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俱成空矣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爲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

成於已不可諉命於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恣而吾能陶鑄人  
以是爲造命而肆然物上則繆解矣

失生于得者也辱生于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辱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或謂立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妨但願當面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同也然體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

外示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謬敬以爲容悅假  
深情以伏駭機快意已私不恤國是以是爲同  
非國家之利也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徃徃求服餌以希  
慕長生然於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靳  
惟以嗇處泰廉取而薄享以迂續其餘可也昔  
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  
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  
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於知崇上尋

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躐高達長  
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  
譚海若者也

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  
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  
良知而於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  
家以無言遣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  
人復向無言

國家尊名節獎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當患難  
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

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顏真卿明  
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  
退中得來也故獎恬退者乃所以勵名節

白沙先生胸次如光風霽月故其詩瀟灑卓軼脫  
落蹊徑其於出處之際寓意超然者見處有在  
也而論先生學問者謂江門派脉於禪以解脫  
得悟卽一二通儒且寘疑焉昔人有學道而善  
疑者病其無從質也謂須訪空同見廣成子後  
生膚末於先生見處未徹盍亦起先生於江門  
而質之何如

物之有常形者囿於形也而水不然處圓則體隨而圓處方則體隨而方而水固無方圓也因物而不遷於物者也故曰水幾於道道能體物而不物於物者也

月映萬川則萬川皆現而月體無二風傳萬竅則萬竅齊鳴而風性無體聖人所爲以一心普萬物應萬物感無迹者也

質本而文末本者根也末者枝葉也物至末則漸散欲反而歸根難矣故混沌鑿而無完人追琢工而無完璞大易序卦于賁則次之剝居晦可

以用明察察以自昭者神馳而眩外矣主靜可以尸動憧憧而往來者內搖而逐物矣故曰知白而守黑寧內以制外

寓無辨於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則得失可以齊視游無間如莊生之蝶濠上之魚則身世可以兩忘

楊子雲作太玄而美新之文身不免焉豈清靜寂莫乃亦有未玄之理耶柳宗元傳李赤而伾文之黨躬自蹈焉豈清都帝居乃亦慕赤之所爲耶文章家不貴能言也

柳子厚於八司馬中可謂至巧者矣作乞巧文巧非不足也晚來作愚溪對以愚自命豈真愚者哉然以子厚之巧而昧於進退從違之義孰謂子厚非愚也

講學者曰如何而爲心如何而爲性如何而爲格致云者此解字法也可以善口耳而槩之身心無有也是能辨五穀而未能食其實者也懲其無實而以爲學之不必講者是又不耘苗者也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粗美惡忽然過口及至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



魏莊渠對客終日端坐談論不倦唐荆川曾與坐  
談一日不堪其困或問莊渠得無勞否曰想於  
談論時自有得力處他日又問曰只要說得當  
國朝諸儒魏莊渠似爲著實常寄唐荆川書云公  
寬以居之矣所少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耳又  
寄呂涇野書云近來學者每有好名之病以好  
名之心而聽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  
訥行敏言當以此意告之其言皆深中人病蓋  
平日工夫所到故以此告人

至本一禪院法堂與隱南禪師云每當靜坐中覺